



巳日

服部文庫  
417  
221  
10





117  
221  
10

2567  
10

論語徵矣

日本 物茂卿 著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皆謂思而求之也如之何而當合於義如之何而當合於敬如之何而當合於哀是思也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後儒短見思作念頭解義以哀皆取諸臆非孔門之意矣

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之也人各異德性所近者貴乎執而不失故曰據又貴修而崇之故曰公言之管德之

而篇曰據於德

文

嘉善而矜不能善對不能指人之有善行善言之善猶能也仁者曰嘉善則學進似指善惡之善非矣尊賢而容衆是大綱容衆之中又能嘉善而矜不能已蓋子張之言與泛愛衆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而非矣仁齋先生非之是矣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答者為是記者之意爾包咸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孰謂新註勝舊註也如朱子以大故當絕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故君子學貴博惡執一而廢

百豈子張之失哉讀者之失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註小道如農圃鑿卜之屬得之何晏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聞邢昺曰止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止無兩用故止者夫也日知其所止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曰日知者言其自省之亟也日月者其成之達孔子曰通故而新以教言以子私以學

老言之古言過故不及知新後儒才

欲一言而兼盡焉其失率爾

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是訓志為記  
蓋志先而學後今先學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  
不可從矣切問何晏曰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未  
見切字之義近思何晏曰思己所未能及之事非矣  
程子曰切問近思在己者亦非矣蓋切問如切磋之  
切謂逼切出之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古之教法也  
故師之答於弟子不盡言之使思而自得之是以弟  
子之於師苟有所未喻則以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

不憤不啟速而篇

宰我井仁雍也篇子貢為  
衛之問迷而篇  
管仲之器八伯篇

祭通言中庸

為政為政篇

意嚮所在如宰我井仁子貢為衛君之問皆然又如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則或問以儉以知禮豈不然  
乎及於後世師聽其言語欲弟子之遽信而古之教  
法泯焉朱子又不得切磋之解古言遂不可考耳近  
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邇言意師之所答或  
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仁在其中矣如孔子  
是亦為政之意子夏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  
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仁與學殊然士之  
所以行仁於世者必由學而得之故曰仁在其中矣  
後儒不知一故其皆失之也

學則

孔子  
而

我哉同上

之學可學也。如居一思則直。以才身  
 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亦此意。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以其力  
 也。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生之  
 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之居肆  
 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君子之學亦然。亦不自  
 知其道之集于我焉。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  
 不可不學也。朱子以致為極，昧乎字義矣。亦以不奪  
 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未已。  
 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本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

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之間，人孰知之也。君子本在  
 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  
 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  
 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眾皆仰之，故改之為貴。雖在  
 上位，其猶為小人也。必文其過，以其心如細民也。雖  
 在下位，其能為君子也。過則改之，以其學先王之道  
 以成長民之德也。是亦操心大小之分存焉。後儒不  
 知是義，以成偽論，抑亦末也已。  
 仁。先生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  
 也。其言也厲，義之切也。孟盛孟神。正光電。春。

軌軌之喻為政篇

辯

此有吐其言之然何處  
 子履履禮而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學道者亦皆  
 當如此程子曰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心於變  
 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皆宋儒之失在不知聖人焉  
 吁是未足以為聖人也古之賢者皆爾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此孔子大車無輓小車  
 無軌意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辨之失不若是其甚  
 也已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是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  
 為能入

晏子滄篇

白子曰學而篇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  
 可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為晏子之  
 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誦之子夏亦  
 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  
 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  
 為教是所謂德也君子先立大者故專力於大德有  
 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失  
 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所以曰不能閑者  
 則非盛德之士不能也古之君子務其大者若是在  
 可以觀孔也也儒之不

必信行必果

或一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  
依舊亦宋人之見哉且言必信行必果孔  
人哉耳亦未嘗惡之也且小德何啻信果哉  
本之則無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謂先王治天下  
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下後世  
故也後儒以性命之奧為本非孔門諸子之意矣孰  
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邢  
昺曰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  
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

集解別本注業上有大  
仁既下無以字  
又皇本業上有大字

第廿六經說  
此說已見大全  
甲草下又仁齊說

故先教以小事朱子曰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  
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是包邢失  
乎孰字朱子昧乎倦字皆不可從矣蓋言君子之道  
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  
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  
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教  
之人有敏不敏道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  
子訓類非矣升菴外集漁子由云如瓜壽之區  
仁訓曰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  
是也草木區



學而不倦述石扁

扣兩端而竭之子罕篇

誣也言以不堪為堪教以其大者俾門人小子言其  
 其大者則是誣人也君子之道安可如此言君  
 子之道量其人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  
 之道意自不同也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  
 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聖人乎言其不可以望門人  
 小子也朱子以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為說仁齋以本  
 末俱與兩端竭盡為說皆不得其解者耳夫扣兩端  
 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是豈難事而常人所不  
 能哉此章朱子以為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見

是亦為政為政篇

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仁齋乃言子游疑其有所隱而  
 譏之而以焉可誣也為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  
 而掩藏是亦昧乎誣字之義矣誣豈掩藏之義乎蓋  
 子游之意以子夏之倦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第  
 子之不堪而倦焉可以見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註盡之矣優有餘力也  
 言仕而官成雖有曹事亦所優為是有餘力可以學  
 焉學而業成雖有未成者亦非歲月之可化則可  
 以仕焉仁齋乃引是亦為政而曰仕不必學學不必  
 仕

五下

公治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  
悖子曰云不知其仁焉用  
佞

喪而能盡誠非後人所及哉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  
意止云者聖人之心至於其致哀而止不<sub>以</sub>求其  
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然至此之<sub>極</sub>也非<sub>以</sub>  
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  
至聖人之心是為極處不過求它故曰止朱子昧乎  
喪字致字故以行喪之人言之以推極言之又以子  
游為<sub>過高</sub>略細微之弊不亦謬乎  
子游曰張才識高朗能勉強為難及之行而其於仁也未  
能成德故曰難能也其未仁也猶如仲弓之未仁也

子貢盧家史記孔子世  
公

後漢曰鳳題柱事見初學  
記

孫丑篇  
子路曰  
子公

後世據子游之言以輕詆子張非也蓋子張之難能  
也亦子貢盧家上六年之類耳朱子以為少誠實惻  
怛之意夫有誠實惻怛之意烏足以為仁乎堂堂乎  
張亦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開廓有難及者如堂堂  
乎張京兆田郎亦言威儀之盛荀子曰第作其冠神  
禮其辭禹行而舜趨者子張氏之賤儒也是譏<sub>其</sub>流  
烏由流求乎源則子張可知已難與並為<sub>矣</sub>者言  
使己與子張隣國以行二政則必出其下<sub>也</sub>見魯  
子<sub>所</sub>畏不帝<sub>乎</sub>路也未仁與為仁不同<sub>也</sub>難於<sub>以</sub>子  
答

頁<sub>前</sub>子<sub>衣</sub>以<sub>大</sub>下<sub>其</sub>

已夫  
夫以自忠厚之耳目  
非  
於此少嘗求儒動求諸心故以威儀之訓  
子張專用之于外所以未仁也遂訓師也  
夫威儀之盛豈便辟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  
所以修身也是其在九經之首豈非為仁之本乎子  
張之堂堂豈病乎大氏後儒昧乎為仁字義所以差  
也古時師之教弟子弟子之所從事皆各以其性所  
能焉然後世道學先生則各立門戶設宗旨以己所  
見強之孔門諸賢何其自高之甚以至奪夫孔子之  
權也噫仁齋又論此章之義曰知道之人易待有德

苟不至德中庸  
君子哉若人公治長

之人難得殊不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非知道之  
難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邪君子哉若人亦足以為有  
德之人也已

人未有自致者也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  
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獨雖不  
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己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益莊子之孝也仁齋先生據中庸以繼述為孝之  
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又據此而以三年不  
道心為父之音者深矣獻子魯之賢大矣  
心以父之  
安

身謂為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亦古之學為爾。載父在觀其志，父曰行古。百也。一則言彼，一則言此，並觀則道生於其間。而廢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先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警陽

惟刑之恤哉

惟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

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衆惡人歸紂而

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舊註皆不得其解。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在上者言之，君子之

德，民所共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君子之

是子貢之意也。有德之人在上之器也。故亦謂之君

子。故言。音其過也。亦猶若是焉。後世註家皆得

其旁言。

大式

欽定四庫全書

方

小故能  
識之故  
識人知人之分。朱子識音志不必爾。賢不賢皆識之。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皆可師。故孔子之有仁齋曰：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仁者皆可行。雖夫媿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曰：六代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以能審其大者

之道禮樂也禮樂

小默而

見

樂辭

子曰：荒於道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而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此等之言，皆失之粗已。彼專以講說為學，而不識古聖人所謂學焉。誤讀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殊不知子貢所謂與，自謂學禮也。道者謂禮樂也。識大者，亦謂禮之大者小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謂周禮樂也。古以極天罔墜為未墜於地者，謂子貢之不言也。文武者，周先王也。所謂六代之道，首在

解

文武者周先王也

周臣

所謂六代之道

在

方文書子... 信達道也... 思作...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經且... 入故耳... 子與外人爭者也... 以... 不道可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其... 專心四... 而忽略六經亦坐是故耳... 按蔡邕石經... 之作... 之

仲尼曰... 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 親孔子... 不爾弟子而譬其師日月也人... 孰言... 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則子貢之... 不善於說辭也連前後三章子貢贊孔子者至矣故... 以此終之... 多見其... 知量也何註以適足自見其不知... 萬疏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 多祇... 見其不知量猶... 見疏解云... 之

見疏中... 見疏解云... 之

示物者不家

一証

以多為通升

無

天之曆數。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朱子因  
 曰。帝三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仁齋曰。  
 曆數者。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也。在爾躬。  
 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古  
 艱奧然。二說皆如謎。豈有之哉。且仁齋財成輔相之  
 解亦曰。妙哉。唐虞時。豈有是言乎。蓋古先聖王之道。  
 以奉天。本於堯典無它事。唯有欽若昊天。授民時  
 序。舜典曰。叙天秩。天工皆稱天以行之。羲和以天官

分于四。為方伯。夫唐虞夏之道一矣。故左傳呂覽  
 合稱。二。三。漢為夏書。孔子曰。行夏時。此在堯舜時。  
 其所謂歷數者。政治之道盡是焉。故孔子所謂夏時。  
 不啻建寅一事已歷數人所作。而曰天之歷數亦  
 猶如天叙天秩焉耳。四。嶽即百揆。舜為百揆。日  
 已躬任其職。曰在爾躬語已往也。允執中。  
 帝位也。古來相傳執無過不及之理。非也。蓋執中  
 云執中。皇極為大中。是亦漢時自古相傳授  
 允不亦非也。欽若昊天以臨民。故

論語

其樞極是所謂

故

解以為一過不及之理則上下文執大不相蒙也  
有是理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何註憤憤朱子得之  
竟授之授之惟奉天做戒而已孔子告之  
唯之修身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儒必欲一  
微眇之言如道德仁義者以見孔子所祖述是自理  
學者流之見陋矣哉仁齋又據此章及荀子道經之  
言而以之萬謔危微精一為漢儒偽作是其人深信  
孟子坐之故不復留意於書徒以朱子解解書而譏

直曰

書

之且之蓋人心可畏如朽索之馭六馬故曰人心惟危  
導民之其微不於其著庶可以保其治故曰道心  
惟微精者靜也治天下者務清靜專一不敢輕忽以  
踐其之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之味荀子之文其意  
亦如此而所謂道經亦夏道篆文相近故誤耳  
子儒者之豈之老墨之書邪故尚書所言之  
之言其實與論語所載莫有殊者故曰舜亦以命禹  
豈如仁成之字數者比乎孟子譏子莫執中可見

右也大大君之語天

命之書



古語以為築生 莊俱之  
善人有之 以十人得之 朱註所富者皆善人 雖聖  
豈有是理乎 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 朱註紂至親 雖  
不如周家之 仁人得之 孔安國以誅管 紂  
解之 殊為不得乎 辭矣 脩廢官 仁齋以古者世  
孫相 亦謂有司耳 春秋譏世官 則公卿大夫不世官  
古之道  
寬則得信 信則民任焉 敏則有功 公則說 仁齋曰 此

章舊本 則章今為一章 然於武王之事 無見而與  
前篇子 問仁章略同 而逸其半 彼有恭則小侮一  
句 而公則說作惠 則足以使人疑 因下章有子張之  
問 而只再出歟 可謂善讀論語 然又烏知其非孔  
子 另有所言 而與答子張者相類 邪 至於其以  
無公字 駁儒則懲羹吹齋 有比已宋雷  
理之公 其原誠出老莊之見焉 然聖人豈惡公邪 其  
偏無黨白 之敷言也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  
之 且其公乎 君之 惡執一而廢百 故宋易括  
適相也

不怨一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靈  
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即治民之本亦得之在欲仁而  
得仁亦治民之要彼不得其解故云爾欲仁而  
即求仁而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也凡所求之  
可以貪貪但求賢無貪之失耳後儒皆以為仁道是  
則學問何待從政而後言之乎且究其說亦宋儒一  
事之仁莫有具說不可從矣或曰孔子少許仁而  
今日求仁人而得之則何仁人之易得也是則不然

多怨欲勿貪泰易驕易猛

如欲仁而得仁及答子貢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二者皆古語而孔子誦之故亦不深拘  
耳從政其得人故云爾不戒視成馬融曰不宿戒而  
責目其成為視成蓋不它是視而唯成是視故曰視  
成或以督成解之視豈有督義乎慢令致期孔  
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虛字不可解朱子  
期也賤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  
必刑之是切害之也刻期約期也而止言致期刻

無致字之義蓋慢者怠慢也令者如三令五申  
力以令而倚民怠於其不覺

不故陷已

古謂之賊致者

是竟至期也如不戒視成則絕無告戒之事實

令申乎唯視其成耳是其意為暴惡故謂之暴凡

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其與虐殊者

其殺之謂之虐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朱子

無漸解之非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

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

此不足以為君子也蓋君子者為上之德也以君命

為悅者為人下者也君子則不然也稟命於天焉以

其所傳先王之道也是其大者而吉凶禍福不待言

也先儒以吉凶禍福言之抑亦未已禮者德之則

也故不知禮無以立立者立於道也先王之道其可

守以為則者禮已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

猶規矩準繩也大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

哉非此而知亦曰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者

則人恣其所見有何窮極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

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

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之規矩

及可知 孟子之言 知止人之言 以孔

夫猶人之則知人之言聖人亦  
 人聖人所不敢言能之而孟子能之豈理乎  
 哉故知孟子之非也先王之法言在詩書而先王之  
 詩書禮樂君子所以學也上論首學與知命而下論  
 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意也王者出征告言入  
 命于廟受成于廟還亦獻馘于學學者聖人之  
 在也聖人之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君子之道歸重  
 於天與聖人言無適不然焉論語之所以終始可以  
 見已按江疏本此章作孔子曰朱子本作子曰  
 論語徵矣

徂徠集州卷詩七 卷十一 卷 出

辨道辨名 出

論語徵 出

明四先生文範 出

元文二年 巳正月穀旦

書林  
 富士屋孫兵衛  
 大和屋孫兵衛  
 發行

